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专题

## 英语语境中的拉美“新左派”<sup>\*</sup>

### ——论超越“再现”与“再压迫”困境的可能性

谢晓啸

**内容提要：**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是近年来在西方拉美学界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拉美“新左派”。本文认为，将 20 世纪 60 年代拉美的激进政治实践冠之以“新左派”之名，开辟了一个从全球的视角对拉美此一时期左派政治运动进行研究的新途径，但将系出北美学术话语的分析框架与概念应用于书写拉美“新左派”的做法，实乃有陷入“再现”与“再压迫”这一两难境况的危险。为论证这一观点，本文首先通过归纳梳理欧美学界相关研究文献的方法，简单介绍了新左派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从认识论的维度切入，进一步揭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新左派运动的研究范式对一批新近出版的拉美“新左派”英语研究著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最后，作为对这种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书写拉美“新左派”历史的批判性回应，本文以皮埃尔·鲍迪厄所提出的“反身性”概念为轴，就中文学界如何建构一种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拉美“新左派”研究这一命题，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生运动 拉美“新左派”  
反身性 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谢晓啸，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6) 02-0035-17

---

<sup>\*</sup> 本文系由在 2015 年上海大学“全球化与拉美社会”国际暑期学校上所做的学术报告改写而成，并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编号：2011689011）及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上海大学的郭长刚教授、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的奥尔多·马基西（Aldo Marchesi）教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达米恩·尼古拉斯（Damin Nicolás）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何娜博士以及阿德莱德大学的黄浩然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在过去的50多年里,西方学界一直对“新左派运动”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保持着极高的研究热情。近几年来,拉美“新左派”一词也开始频繁出现在英语的学术著作中。尽管英语学界对20世纪60年代左派政治实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将系出北美学术话语的分析框架与概念应用于拉美激进运动的做法,仍有陷入“再现”与“再压迫”这一两难境地的可能。作为对这一潜在危险的回应,本文拟从皮埃尔·鲍迪厄的“反身性”视角切入,就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探讨拉美“新左派”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

## 一 新左派运动的起源兼及近年来英美学界的研究综述

什么是新左派运动?要回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有必要首先正本溯源,对新左派一词诞生的历史环境做一简要说明。首先,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潮流,新左派的萌芽最早可以被追溯至一场兴起于二战末期、以反抗纳粹暴政为宗旨的法国独立运动。据这一思潮的一位早期代表人物克劳德·布得回忆,新左派一词是由乔治·奥特曼首先提出,旨在彰显一种既非社会民主主义亦非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sup>①</sup>受这一源于法国的非主流社会主义思潮的启发,同时亦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sup>②</sup>及其后所发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sup>③</sup>和苏伊士运河危机<sup>④</sup>这三个特定历史事件所刺激,一批以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为首的前英共党员和无党派左翼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从理论上建构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sup>⑤</sup>在经过一系列初步的探

① “The New Left in France from the Resistance to 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1943 - 1968): Interview with Claude Bourdet”, in *Journal of Area Studies Series I*, Vol. 2, No. 4, 1981, p. 22. 关于法国新左派,亦可参见 Arthur Hirsh, *The French New Lef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Sartre to Gorz*,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② 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突然宣读了一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又称《秘密报告》)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其任内所犯下的各种严重错误。由于没有事先知会其他兄弟共产党,因此赫鲁晓夫的发言被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为其后的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③ 受由赫鲁晓夫主导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作为华约同盟国之一的匈牙利在1956年10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匈牙利十月事件最终在苏联的军事干涉下失败,但却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并直接造成大批英共和法共党员退党。

④ 时任埃及总统的纳赛尔在1956年7月宣布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该运河当时由英法两国共同掌握。由于不甘于丧失其在埃及的这一特权,英法两国连同以色列于同年10月底发动了一场针对埃及的战争。

⑤ Stuart Hall, “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 in *New Left Review*, No. 61, 2010, pp. 177 - 178.

索之后，前文所提及的这些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于1960年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独立左翼期刊。以这一刊物为阵地，汤普森等人从马克思人道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一种因受苏联领导人肯定而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sup>①</sup>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新左派亦开始影响身处大洋彼岸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例如美国左派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就在《新左派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被公认为新左派经典文本之一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这一宣言式的文本以及米尔斯撰写的其他著作，如《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等，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成为美国新左派运动旗手之一的汤姆·海登（Tom Hayden）以及许多与他一样同属“婴儿潮”一代<sup>②</sup>的美国青年知识分子。

上文从思想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了新左派的诞生史，但新左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兴起，还标志着二战后西方左翼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再诠释。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新左派在其诞生伊始确实可以被视为一场理论上的“革新运动”，但其自始至终亦有着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实践的一面。在由海登1962年起草并在“大学生民主社会组织”（美国新左派运动团体的标杆）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赫龙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中，这一新左派运动的双重性得到了最为明显的集中体现。海登在这份“大学生民主社会组织”的早期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参与式民主”，这个概念日后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核心概念。<sup>③</sup>

事实上，从过去几十年以来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新左派运动最初发轫于英美法三国，但其又是一场延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影响波及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的大型社会运动。这场参与者国籍和种族背景不一、诉求多元并以男性白人青年为主体的运动，于1968年春夏之交达到顶峰（以“五月风暴”为标志<sup>④</sup>），其后随着越战的终结、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方右翼势力的

①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② “婴儿潮”一代指二战结束后在（美国）1946—1964年期间出生的人。

③ Richard Flacks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Sources and Legacies of the New Left's Founding Manifesto*,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 242.

④ “五月风暴”（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指1968年5—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

复兴而逐渐退潮直至彻底瓦解。<sup>①</sup>

由上述定义可知,作为一场具有“全球性质”的社会运动(此处先暂且搁置各国之间的差异不提),新左派的兴衰与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和经济复苏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结构性关联。具体而言,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冷战“热战化”、由中苏分裂引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体以及20世纪60年代一度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引发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激进运动的三大主要诱因。其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无疑是此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大幅左倾的直接导火线。其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即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对一大批西方知识青年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左派运动参与者接触到许多与以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异的思想,例如马丁·路德·金博士宣扬的基督教和平主义、美国黑人民权主义、格瓦拉主义、加缪和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以及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等。其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不可能完全凭空产生。<sup>②</sup>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在二战后的复苏和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发展,与此相生相随的中产阶级的扩大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商业化”“财团化”(尤以美国为代表),以及方兴未艾的大众消费主义等现象,都为激进学生和工人挑战当时在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

① 英美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始就这场运动的延续时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一直延续至今。早期的文献参见:Irwin Unger and Debi Unger, *The Movement: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w Left, 1959 - 1972*, New York: Dodd, Mead, 1974; Nigel You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The Crisis and Decline of the New Lef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Alain Touraine, *The May Movement, Revolt and Reform: May 1968 -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Workers' Strikes - The Birth of a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79; Wini Breines, "Community and Organization: The New Left and Michels' 'Iron Law'", in *Social Problems*, Vol. 27, No. 4, 1980; 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in *Social Text*, No. 9/10, Spring - Summer 198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涌现出一大批从运动亲历者或同情者的角度讨论美国新左派的贡献与局限性的文献,例如: Todd Gitlin,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3; Maurice Isserman, *If I Had a Hammer: The Death of the Old Lef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Terry H. Anderson, *The Sixties*, New York: Longman, 1999; Maurice Isserman and Michael Kazin, *America Divided: The Civil War of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相较于前者而言更具批判态度的文献参见: Gregory F. DeLaurier, "Maoism, the U. S. New Left, and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in *New Political Science* 18, No. 2 - 3, 1996; Stanley Rothman and S. Robert Lichter, *Roots of Radicalism: Jews, Christians,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Destructive Generation: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Sixties*,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9。

② Karl Marx, et al.,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p. 47.

思想以及在其基础上建构的代议制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sup>①</sup>

在西方学界广受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与“老”左派相较，新左派究竟“新”在何处？对此，许多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版的著作认为，首先，就意识形态这一层面而言，虽然许多新左派运动的参与者仍同其父辈一样宣称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不同的托派分子、格瓦拉主义者等），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以苏联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sup>②</sup>其次，尽管这场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显著的差异性，但各地的“革命”青年都多少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持一种批判态度。最后，作为这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新左派运动无论在参与人群的组成、运动的组织、动员和抗争形式等方面都与之前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或激进工会运动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与其说前者是过去的群众性运动的延续，不如说其兴起昭示着一种“新型”社会运动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萌芽。<sup>③</sup>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关于新左派运动的一些基本看法已逐渐遭到新一代新左派运动研究者的强有力挑战。首先，在那些因为年龄关系而无缘亲身参与这场运动的研究者看来，经由前人学者书写的那种新左派运动的“元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过是那些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运动参与者对这场运动的反思。<sup>④</sup>以范戈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指出，“元叙述”的一大缺陷在于其聚焦于一个单一的运动组织——“大学生民主社会组织”之上，因此不但忽视了非白人青年男性（非洲裔美国人、女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参与者的贡献，同时也未能对这场运动在其他次一级地区的发展给予

① 亚瑟·马威克从结构性、意识形态和制度性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激进政治实践的起源作了概览性分析，参见 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 - c. 1974*,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 - 38; Max Elbaum,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Robert J. Alexander, *Maoism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1; 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88.

② 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88.

③ Sidney G.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in Barker, “Some Reflections on Student Movements of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en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is*, No. 81, 2008.

④ John McMillian and Paul Buhle (eds.), *The New Left Revisited*,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 - 3.



足够的关注。<sup>①</sup> 其次,虽然大多数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的研究者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场运动在各国的发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但他们对其所具有的“全球性”及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地方性”这两大特征的理解仍不够充分。<sup>②</sup>

作为近年来英美学者对新左派运动这一特定领域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曾经一度占主导性的新左派的“宏大叙事”开始呈现分崩离析之势。与此同时,一大批新近涌现出的学术研究开始强调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这场运动所具有的碎片化与地方化的特征。<sup>③</sup>

首先,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不同种族、性别、族群和国别的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激进运动。通过考察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运动参与者间的交流、写作以及“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这些学者力图把握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激进主体的特征。<sup>④</sup> 其次,近年来引起较多关注的西方学界的另一个热点是60年代的激进政治运动

---

① Van Gosse, *Rethinking the New Left: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② 从全球的视角研究新左派的早期代表作品参见 George Katsiafica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 A Global Analysis of 1968*, Boston, Mass.: South End Press, 1987. 近年来的研究可参见 Julian Jackson, Anna-Louise Milne, and James S. Williams, *May 68: Rethinking France's Last Revolu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6. 该书导言指出,这场运动确实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它并不仅仅是一场白人男性学生的狂欢,而是包括了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和移民,而将所有这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我管理”,或者从广义的范畴上来说,是指“个体自主、直接行动、参与互助、自发性和自我表达”。从全球六十年代这一视角出发对西德的激进学生运动所做的分析,参见 Timothy Scott Brown, *West Germany and the Global Sixties: The 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1962-197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Bryn Jones and Mike O'Donnell, *Sixties Radic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Retreat Or Resurgence?*,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Jeremy Varon, Michael S. Foley, and John McMillian, "Time Is an Ocea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Sixties", in *The Sixties: A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08.

④ 参见 David Barber, *A Hard Rain Fell: SDS and Why It Failed*,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此外,针对欧陆不同国家这一时期激进运动的综合性比较研究可参见 Vladimir Tismaneanu, *Promises of 1968 Crisis, Illusion, And Utopia*,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对美国的运动参与分子在此期间的革命之旅(中国、北约及朝鲜)所做的考察,参见 Judy Tzu-Chun Wu, *Radicals on the Road Internationalism, Orientalism, and Feminism during the Vietnam Er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类似的研究亦见 Quinn Slobodian, "Guerrilla Mothers and Distant Doubles. West German Feminists Look at China and Vietnam, 1968-1982", i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Online-Ausgabe* 12, No. 1, 2015. 另可参见 Martin Klimke, *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与同一时期兴起的非主流文化乃至新兴宗教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最后，许多英美学者开始尝试对一些之前被视为“边缘”的地域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以期突破原有的直线型新左派运动叙述模式。<sup>①</sup>

纵观近 10 年来英美学界对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研究的发展，一种强调差异性、区域性的多元叙事已悄然取代了过往的以白人青年男性的经验为根本的单一叙事，与此相生相伴的是一系列新的分析工具和观念的运用。就这后一点而言，又可细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一些具有历史学及文化研究背景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全球意识”“全球六十年代”之类外延较为宽泛的统领性概念的倡导与运用，以及对新左派运动的“跨区域性”“跨国界性”和“全球之面向”的强调，建构一个过去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框架。<sup>②</sup>其二是一些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学者开始致力于将时间性（temporality）、集体行动以及“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等概念应用于对新左派运动的分析上，以期从中观、微观的层面上更好地剖析这场运动背后的运作机制。<sup>③</sup>

① 对新左派运动在不同地区表现的个案研究，可参见 Paul Lyons, *The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Left 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朱莉·斯蒂芬斯提出“反规训化的政治”（anti-disciplinary politics）这一新概念，挑战了过去传统的将新左派与非主流文化一分为二，特别是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说明的看法。斯蒂芬斯自己的研究则将传统意义上的后者置于中心位置，并批判了一种将 60 年代激进政治的失败视作当下“去政治化”状态的原因的叙事：Julie Stephens, *Anti-Disciplinary Protest: Sixties Radicalism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23, p. 127. 从美国新兴宗教和 60 年代激进运动两者互动的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参见 Robert S. Ellwood and Thomas Robbins, “The Sixties Spiritual Awakening: American Religion Moving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34, No. 3, 1995.

② 近几年来，从全球的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激进运动的文献层出不穷，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几本专著外，另可参见 Molly Geidel, *Peace Corps Fantasies: How Development Shaped the Global Six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Timothy Scott Brown and Andrew Lison (eds.), *The Global Sixties in Sound and Vision: Media, Counterculture, Revolt*,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Karen Dubinsky, et al., *New World Coming: The Sixties and the Shaping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9. 关于这一时期欧洲激进运动分子的跨国活动，参见 Richard Ivan Jobs, “Youth Movements: Travel, Protest, and Europe in 1968”,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4, No. 2, 2009.

③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时学生运动所做的考察，参见 Colin Barker, “Some Reflections on Student Movements of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en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is*, No. 81, 2008; 从“时间性”的角度对拉美新旧两代左派之间联系所做的研究参见 Gabriela Gonzalez Vaillant, “The Politics of Temporality: An Analysis of Leftist Youth Politics and Generational Contention”, i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 12, No. 4, 2013. 中文文献中对蒂利的学术成果介绍，可参见李钧鹏：《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载《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5 期。

## 二 英语学术话语中的拉美“新左派”

上一小节简要概括了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就新左派运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重点介绍了近10年来在该特定领域内所发生的范式变革及其影响。下文将对拉美“新左派”一词在学术语境中的含义作初步界定,然后把考察的重点放在近年来出版的与20世纪60年代南美洲的激进运动相关的英文文献上。<sup>①</sup>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我们将论证英语学界对过去建构于白人男性参与者的视角之上的新左派叙事模式的挑战,亦影响了当下一些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对南美洲同一时期的左派政治文化实践的理解。

概而言之,拉美“新左派”一词在学术文献中有两层意思。较为人所熟知的解释是,拉美“新左派”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派政治在拉美的复兴,其中又以中左派政党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国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为重要标志。<sup>②</sup>然而,在近年来涌现的一大批英文文献中,拉美“新左派”一词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比如,艾利克斯·阿维纳就将拉美“新

---

① 受限于篇幅与主题的限制,我们无法深入探究引发近年来传统的新左派运动的学术叙事模式解体背后的原因。但是,有必要做一些必要说明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实际上是引发北美学界一度占有主导地位的“现代性”话语土崩瓦解的一大重要推力。受60年代社会政治激进化的大环境影响,美国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发展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而70年代之后欧陆后现代理论在美国的登陆及美国国内政治在七八十年代的右转以及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此时的崛起,亦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人文社科学界知识版图的重构。60年代新左派历史学家对老一代“共识”学者的批判的简略回顾,参见Ian R. Tyrrell, *Historians in Public: 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 189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243 - 249. 亦参见彼得·诺维克对美国历史学沿革及其对“客观性”之追求的经典研究: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诺维克对新左派史学的崛起及其内部的纷争、社会史学的繁荣以及美国历史学界自60年代以来“共识性”崩塌等的讨论集中在上引书的第13 - 16章。另可参考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客观性”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献: Martin Bunzl, “Re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Practice”, Routledge, 199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社会学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新一代社会学学者对帕森斯—莫顿的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对这一“革命”的影响: 社会学科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用社会科学的式微和社会学界“共识”的崩塌的回顾,参见Craig J. Calhoun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一书中的第10 - 12章。关于人类学方面的情况可参见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6, No. 1, 1984.

② Maxwell A. Cameron and Eric Hershberg (eds.),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 Politics, Policies, and Trajectories of Chang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0; Patrick Barrett, Daniel Chavez, and Caésar Rodríguez - Garavito (eds.), *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 Utopia Rebor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左派”界定为一场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大陆上、深受古巴革命和格瓦拉主义影响、以游击战为主要抗争手段的激进政治运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运动最初实际是源于“一种对（南美）早期左派极端且无效的动员方式的扬弃，（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对暴力的推崇催生了军事独裁、肮脏战争以及对新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血腥镇压”。<sup>①</sup>

将上述两个拉美“新左派”所指代的对象稍加比较即知，在后一种语境中，“新左派”指在“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之下，激进政治运动在拉美的特定表现，而前者则被视为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南美地区的实验失败之后，一场新兴的混合了民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改良运动。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早期的关于新左派运动的专著实际上曾提到过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其中尤以古巴、越南为代表）、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同一时期发生在第一及第二世界的学生运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sup>②</sup>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英语学界才开始逐渐意识到，将前者单纯作为后者的一个背景的叙事模式背后隐含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近几年来面世的一些学术著作更是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声势浩大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不应仅仅被当作理解同一时期西方激进政治的一个简单背景，而是应在充分考虑其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对其成就和局限性进行严肃的批判性再思考。<sup>③</sup>

在英语学界逐渐对早期的新左派运动研究范式展开反思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拉美激进运动的许多学术专著和论文亦开始质疑对南美60年代左派运动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观点的合理性，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以全球“六十年代”为参照系的新型研究框架。在这一最新的理论模型的指引下，不同研究者就这一时期美苏意识形态斗争对拉美各国政治的影响、南美的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不同拉美左派组织

① Alex Aviña, “The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766581/obo-9780199766581-0040.xml>. [2015-08-28]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所引用的阿维纳的概括参见 Jorge G. Castañeda, *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1993.

② 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 - c. 1974,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 - 16.

③ 将第三世界与全球六十年代这两者并置做通盘考察的研究，参见 Samantha Christiansen and Zachary Scarlett (eds.), *The Third World in the Global 1960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本身及其实践的讨论参见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之间的分歧与合流、当地的激进政治与非主流文化、解放神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做了一系列颇有裨益的探索性工作。<sup>①</sup>

2014年埃里克·佐洛夫在《美洲》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全球“六十年代”中的拉丁美洲》的导言,或许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波新兴的拉美“新左派”运动研究所做的最具权威性的总括性介绍。佐洛夫指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新一代拉美学者由于受到另外两个相关领域研究最新成果的影响(传统的冷战研究及所谓的全球“六十年代”研究),因而极大地拓宽了他们原先的知识框架。其一,这一认识论上的“进步”表现为一种为求得“真相与和解”,力图“拯救”过去为威权政府所镇压的声音的努力。<sup>②</sup>其二,正如美国许多新生代的新左派研究者那样,一部分关注拉美同一时期激进运动的作者亦开始强调过去常被忽视的老左派与其后以学生为主导的激进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挑战我们过往针对“拉美的六十年代”的相对狭隘的理解。<sup>③</sup>其三,对这一时期的反共话语及其所衍生的政治实践的关注,以及对彼时仍处于萌芽阶段的女权主义与学生激进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分析,近年来也成为研究拉美“新左派”运动的一个新热点。<sup>④</sup>其四,另有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60年代的流行文化(摇滚音乐、拉美新浪潮电影等文化现象)与激进政治之间微妙的联系。<sup>⑤</sup>其五,以马修·罗思韦尔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学者开始探索

---

① Joaquín M. Chávez, “Catholic Actio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Left in El Salvador (1950 – 1975)”,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Jaime M. Pensado, “To Assault with the Tru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nservative Militancy in Mexico During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② Eric Zolov, “Introduction: Lat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pp. 350 – 351.

③ Vania Markarian, “To the Beat of ‘The Walrus’: Uruguayan Communists and Youth Culture in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④ Jaime M. Pensado, “‘To Assault with the Tru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nservative Militancy in Mexico During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从性别的视角对墨西哥学潮的分析参见 Elaine Carey, *Plaza of Sacrifices: Gender, Power, and Terror in 1968 Mexico*,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5.

⑤ Tatiana Signorelli Heise and Andrew Tudor, “Dangerous, Divine, and Marvelous?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in the Political Cinema of Europe and Brazil”, in *Sixties: A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Vol. 6, No. 1, 2013; Victoria Langland, “Speaking of Flowers: Student Movements and the Making and Remembering of 1968 in Military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3; Valeria Manzano, “‘Rock Nacional’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The Making of a Youth Culture of Contestation in Argentina, 1966 – 1976”,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Christopher Dunn, “Desbunde and Its Discontents: Counterculture and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Brazil, 1968 – 1974”,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60年代的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拉美地区激进政治运动的影响。<sup>①</sup>

由上文的归纳可知，新一代研究拉美“六十年代”的学者通过将其研究对象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全球视野中加以审视，深化了我们对该阶段拉美地区激进政治文化实践多样性（包括其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化表现）和特殊性的认识。例如，很多研究者已经着手剖析这场运动的发展与南美洲独有的民众主义以及古巴革命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学者则揭示了遍布于拉美大陆之上的民众主义威权政体与西方民主国家应对示威者的手段的显著差异（前者多采用血腥镇压，后者则选择了相对较为温和的方法）。<sup>②</sup>

但是，在承认前人贡献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现有拉美“新左派”的英语文献做更深一步的分析，以期揭露一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盲点。

首先，上述拉美“新左派”运动的研究者所使用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和范畴，例如“漫长的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等，皆是直接从新近涌现的北美新左派运动的研究文献中引用而来。比如，上文提及的佐洛夫就认为：“对研究拉美的学者而言，当下历史研究范式正在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崛起。后者不再从帝国主义与反帝斗争这一特定视角来看待拉美‘漫长的六十年代’——此种叙事在极大程度上为美国在拉美拥有霸权地位这一假设所限制，而是转向一种针对拉美的更为复杂的理解。这一新的叙事方式将拉美新左派运动，视作一个为‘全球六十年代’概念提供了重要图景、参与者和观念的孵化场与先驱者。”<sup>③</sup>

在另一位专注于研究同一时期拉美激进运动的学者贾米·彭萨多的著作中，我们亦可发现“漫长的六十年代”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为了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书写这一时期的学生政治实践，我们将采用‘漫长的六十年代’这一名词来指代此时一种新生的且更具侵略性的、以公共抗议和政治暴力为标志的学生政治。通过与全球的六十年代这一历史进行对话，我们认为，这一

① Matthew D. Rothwell,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② Alex Aviña, “The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 <http://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766581/obo-9780199766581-0040.xml>. [2015-08-28] 关于墨西哥政府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前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参见 Diana Sorensen, “Tlatelolco 1968: Paz and Poniatowska on Law and Violence”, in *Mexican Studies*, Vol. 18, No. 2, 2002.

③ Eric Zolov, “Introduction: Lat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p. 354.

时期的政治实践并非凭空而来。”<sup>①</sup>

其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1968”则是另一个为许多研究拉美“六十年代”左派政治运动的学者所采用的概念。比如，杰弗里·古尔德批判性地继承了沃勒斯坦提出的这一概念：“沃勒斯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在1968年，新左派在拉美以及世界各地瓦解了其时已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左派共产党……但是，他对那些支持共产党的左派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是成问题的……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共产党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在（拉美）大陆上发生的三场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sup>②</sup>

最后，考虑到其本身所隐含的“高度美国化”的特征，佐洛夫大加倡导的拉美“新左派”一词本身或许也难逃“舶来之物”之嫌：“或许，我们应该就拉美‘新左派’采取一种类似于范戈斯对美国新左派所作描述的定义。”<sup>③</sup>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大陆上所兴起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南美地区60年代的左派是由许多有相同参照系（古巴革命、对越战的谴责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追求）的“运动聚合体”（movement of movements，亦指拉美新左派运动实际上是由许多诉求不同的次级运动）所组成的。<sup>④</sup>

### 三 论超越“再现”与“再压迫”困境的可能性： 中文语境中的拉美“新左派”研究新取向

拉美“新左派”或许确实可以像发生于同一时期的美国新左派一样被界

---

① Jaime M. Pensado, *Rebel Mexico: Student Unrest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Long Six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

② Jeffrey L. Gould, “Solidarity under Siege: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1968”,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4, No. 2, 2009, p. 350, p. 374.

③ Eric Zolov, “Introduction: Lat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Sixties”,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④ Eric Zolov, “Expanding our Conceptual Horizons: The Shift from an Old to a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 in *A Journal on Soci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 Vol. 5, No. 2, Winter 2008, p. 53. “由不同的运动所组成的运动”一词最早为奈吉尔·杨所创，但多年后又重新为范戈斯所启用并赋予新的含义，参见 Nigel Young, *Infantile Disorder?: Crisis and Decline of the New Lef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p. 2; Van Gosse,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The Defini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New Left”, in Jean-Christophe Agnew and Roy Rosenzweig (ed.), *A Companion to Post-1945 America*,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7.

定为一场“运动聚合体”。但在承认这种相似性在本体论上的合法性之前，我们必须得进一步追问，除了如上所述的那些理由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支持我们将北美 60 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当作一个标尺来书写拉美同一时期的激进政治实践呢？换言之，此处的关键并不在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本身，而恰恰是后者在这世界上所呈现的“表象”。在 2007 年出版的《南方理论》一书中，雷温·康奈尔就已经对将“北方理论”亦即源自北美的学术理论应用于分析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自 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一直孜孜以求的‘普适性’并不适用于我们理解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前者反映的不过是现代都市社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观点和观念（的一种投影）。”<sup>①</sup>

西方学界最近对“全球”的重新发现以及由此衍生的围绕全球对地方、同一性对多元性、分散对集中等概念所展开的辩论，是否真的完全如康奈尔所言，反映的不过是“西方都市社会的各种变迁”，我们不敢妄下定论。<sup>②</sup>但是，仅就拉美新左派运动研究这一特定领域近年来的发展而言，我们确实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正在日渐碎片化和多元化的美国新左派学术叙述模式对前者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通过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新左派’一词引入到我们的分析词汇当中，我们可以将遍布在南半球的犹如迷宫般充满分歧的革命运动中所清晰呈现出来的严格的自律性，与一种同样迷幻但缺乏严格自我约束的文化实践相结合，由此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漫长的六十年代’及其对当下所造成的影响。”<sup>③</sup>

由上引文可知，在佐洛夫看来，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新左派”一词因其具有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是可以实现书写这一时期激进运动的目的。然而，我们想指出的是，伴随舶来物“新左派”一词而来的，恰恰是一系列未曾言明的概念和假设。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将“新左派”一词及其不断演变的概念与西方学术研究范式自 6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沿革联系起来考察，其意自不在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拉美的左派文化政治实践在 60 年代所具有的多面性和特殊性，亦不在于质疑从邻近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引入新的分

①② Raewyn Connell,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pp. vii – viii, pp. 56 – 60, p. 63.

③ Eric Zolov, “Expanding our Conceptual Horizons: The Shift from an Old to a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 in *A Journal on Soci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 Vol. 5, No. 2, Winter 2008, p. 73.



析工具和概念的合理性。<sup>①</sup>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域间学术研究成果交流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或者说应该)放弃对这一潮流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的需求呢?或者,如果仅就本文的特定考察对象即拉美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而言,我们的写作是否必须依赖于那些从欧美学术界引入的似乎具有某种普适性的概念和范畴呢?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曾表露过一些与上述追问相似的担忧。以福柯(Foucault)和德勒兹(Deleuze)两人之间的对话为例,斯皮瓦克争论说,作为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源于欧陆的以形而上学的主体为批判对象的后结构主义,似乎为知识界提供了一种瓦解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sup>②</sup>的终极方案,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左派知识分子放弃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西方(后)殖民霸权进行批判之责任,而仅仅满足于从“权力”和“愿望”这两个维度对西方的主体进行重构的话,那么我们仍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下全球资本对后殖民地区的普罗大众<sup>③</sup>进行持续压迫和剥削的“共谋”。<sup>④</sup>

受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具体分析斯皮瓦克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批评的合理与偏颇之处。<sup>⑤</sup>但是,即使斯氏的论点确有过激之嫌,我们仍认为《贱民能说话吗?》一文对任何希望探索一种新的书写“拉美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实践方式的作者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这是因为,唯有在直面“‘贱民’无法说话”(斯皮瓦克语)这一残酷现实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许多貌似代表西方学术界最前沿、最激进的写作策略和思考方式,非但无法真正“重现”那些

① 就古巴革命对南锥体各国的激进政治实际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所做的精彩分析参见 Aldo Marchesi, "Revolution Beyond the Sierra Maestra: The Tupamaro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Repertoire of Dissent in the Southern Cone",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3, 2014.

② 逻各斯中心主义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此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指的是一种西方哲学传统对“形而上学的在场”(metaphysics of presence),亦即外在于话语世界之外的“物自体”的执著追求。参见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 普罗大众,即普通民众。这种说法通常一般出现在无产阶级国家。“普罗”是法语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的。在中国现代史中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该词。常见的如“普罗文学”“普罗大众”等。此词虽然源自法国,却是在苏联繁荣起来的,并增添丰富了“大众”的含义。

④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者通常将 subaltern 翻译为底层民众,似有忽略 subaltern 一词亦有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一含义。有鉴于此,本文将 subaltern 一词翻译为“贱民”,并加注引号,旨在凸显他们所受压迫之深重。

⑤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 Rosalind C. Morris (ed.),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bert Nichol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Foucault: Survey of a Field of Problematization", in *Foucault Studies*, No. 9, 2010.

第三世界中受压迫者的声音，反而有对其实施再次镇压的可能。

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避免这一“斯皮瓦克式的困局”呢？我们是否应该遵循斯氏的建议，致力于倾听（listen）而非代表（represent）那些在拉美大地上生活的“贱民”的声音？或者，我们应像拉美国家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家马利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átegui）那样坦然宣称：“我并不试图假装自己是一个中立的或者没有鲜明观点的评论家，我不认为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哲学的、政治的和关乎世界的立场会影响每一个评论家……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一个温和的或者不偏不倚的评断人，相反，我将宣告自己是一个富有激情和好战的争辩者。”<sup>①</sup>又或者我们应选择搁置这种对于“代言”或者“重现”的执迷，转而就“学者”或者学术工作这两者的一些根本性前提假设做一番“反身性”的思考呢？

对上述诸问题的求解俨然触及到了现代人文社科学术写作的历史性、社会性与伦理性这三个宏大议题，而要对其中任何一项从知识社会学、历史哲学、史学史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讨论，都势必将偏离本文所预设的主题。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仅从反身性（reflexivity）这个特定的角度切入，就如何建构一种新的书写拉美六十年代激进政治实践方式作一些初步探索，旨在抛砖引玉，以推动中文学界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近年来在许多学术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术语，“反身性”与古今中外先哲自我审视确有交叉之处，但是，前者实际上是由皮埃尔·鲍迪厄首先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sup>②</sup>鲍氏的“反身性”或者“参与者客体化”的大致含义是，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但有义务考虑各种个人因素（国别、性别、种族等）对其研究所造成的可能影响，同时还有责任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其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sup>③</sup>或者，用鲍迪厄自己的话来说，“反身性”指的是我们必须对实施客体化的主体进行客体化。因为那些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比如通过专业训练所习得的思考模式、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以及相关理论模型和分析工

① Harry E. Vanden and Marc Becker (eds.),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An Antholo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p. 44.

② 如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和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此外，对自身灵魂的拷问亦是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

③ Pierre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具,乃至学术写作的风格和引用的材料等,不仅与各种互为纠葛的社会关系(国别、性别、种族等)存在一种结构上的相关性,同时也为我们在所从属的各类学科领域的各个场域中(field)所处的位置所形塑。<sup>①</sup>

在鲍迪厄看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者”,唯有先反其道而行之,将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揭示我们自身所遵循的“惯习”(habitus)是如何在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各种场域的互动中形成和演变的。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只有在我们获得了一种对自身的惯习的反身性认识之后,才有可能避免将一种学术偏见投射至作为经验研究对象的个人或群体之上,进而理解后者所遵循的一种直观的“实践的逻辑”。<sup>②</sup>

有鉴于西方学界近年来已涌现出一大批从批判现实主义和解构主义等角度对鲍迪厄理论的批评,我们认为,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后者的理论模型的确可能演变成一种“经济简化论”或者“同义反复论”。但是鲍氏最大的贡献首先在于,通过提出“惯习”“场域”等概念,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的学术工作并非如狭隘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所设想的那样“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更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样无时无刻不受着各种相互交错的社会网络关系的限定。其次,通过对“反身性”的强调,鲍迪厄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又为科学研究在我们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预留了有限但重要的一席之地。<sup>③</sup>

问题在于,在认识到鲍氏的反身性社会学的优势和局限之后,我们究竟应如何将他所提供的某些(而非全部)洞见运用于书写拉美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运动上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线索。

首先,正如鲍迪厄所说,任何寄希望于理解“他者”的努力都应始自对

---

① Pierre Bourdieu, “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9, No. 2, 2003, p. 283.

② 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d by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1988, p. 5. Karl Maton, “Reflexivity, Relationism and Research: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Epistemic Conditions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Space & Culture*, Vol. 6, No. 1, 2003;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Existent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eaning?”, in Richard Shusterman (ed.), *Bourdieu: A Critical Reader*, Wiley-Blackwell, 1999; 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ity’s Social Magic”, in Richard Shusterman (ed.), *Bourdieu: A Critical Reader*, Wiley-Blackwell, 1999.

自身清醒的认知。因此，在试图了解南美 60 年代的左派政治之前，我们有必要采用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工具针对中文学界（以及其他各国）迄今为止就拉美政治所做的研究进行审视。此处“审视”一词所指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综述（这应只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而是指以拓扑和统计等方法构建一个当下国内（乃至世界）拉美研究的学术版图。具体而言，我们应致力于揭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从业者所属的专业学科背景、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模式、偏好发表的刊物等变量与其个人在学术界所处位置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还需要在清醒地认识到拉美学术界本身并非是一个外在于中国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之外的自主场域这一事实基础上，就后者对前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客体化”。此外，作为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不同高校、地区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导向一直是所有从业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我们业已获得了关于这种相关性的知识，这是因为，后者只有在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和说明之后，方能在理论上被赋予一定的确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大部分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都曾在他们实际的日常工作中获得上述某种“经验”，但是，“反身性”要求这种“经验”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而必须经受最严苛的社会学审视，以期揭示那些至关重要但是已然内化了的“学术的”认知模式和行为逻辑对我们的研究可能造成的影响。

其次，考虑到国内学术研究条件的实际情况，我们或许可以将关注的焦点优先放在对南美各国的不同高校（或某一特定国家的某所高校）所开设的与“六十年代”相关的课程设计上。在材料足够充分的前提下，这一特定的个案研究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仅就过去的半个世纪而言，不同背景（国别、性别和年龄）的拉美本土学者是怎样认识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左派运动的？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讲课的形式将这一知识呈现出来的？其二，我们还需考察的是，在大学课堂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拉美学者对这段历史的复述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最新的北美学术范式的影响？其三，在中国与南美各国之间各种互动日渐频繁的政治大背景下，我们亦可就这一发展本身，对构建一种在非西方视角下书写或者讲授“六十年代”拉美激进政治运动的尝试可能会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 高 涵）